

見

聞

隨

筆

見聞隨筆卷十四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假隨

滬城盧殷輅蔚廷氏言康熙癸巳孝廉閔望字雅生本世裔屢躋小試無意功名一夕忽夢其父告曰爾今科當發榜某題文字三篇不可不熟讀也覺而異之卽檢書架果有其父遺稿遂借范姓監照錄科是年竟捷後爲富陽令時當鄉舉奉聘入簾公自思此事久廢恐屈人才乃請同里名士朱東村先生扮作隨者代爲閱卷

主考喜公卷不妄薦榜發惟公門桃李最盛元卷亦在
公房及解元謁謝恩師公曰非我力也自有汝真師在
遂令相見備述所以一時極盡賓主友朋之樂吁此見
公之虛懷容物不掩人善非東村亦不能以屈爲伸而
相與有成也東村諱之樸字甯周鄉宦葉鳳毛輩皆受
業焉余曾讀東村集錄其試院口號六首詩云釣臺密
邇悵難登別久西湖去未能不信名場無夢到偏來棘
院看賓興比舍萍蓬四國英雲間日下乍通名何緣傾
蓋如同室但解論文便有情痴雲日日結重霾渾似羈

懷撥未開爲念白袍憐。直聚奎堂畔，卽蓬萊。芟除蕭艾，掇孤芳，老眼明蟾欲闕。強針芥，但憑心裏合笑他朱點。說荒唐。天香飄盡已深秋。點勘宵闕，鎖院幽。辛苦有心誰可負。漫嗟鍼線爲人謀。淡墨題詩，目下春繁更促。點半宵中鳥飛，姓氏如風去。多少連床夢不同。

眞僕

盧云奉賢灣周貢生周思永，長髯豐頰，儀觀偉然。少孤好弄，其父歿時命一老僕輔之。僕能盡其心力，百般防閑，不敢少恕。時周年少氣盛，恃其富豪，荒於酒色，賭博

身居隱金 卷一四
僕則日夜伺察周亦爲之嚴憚見僕至輒起立有所命
毋敢違甚至怒加楚撻亦所不辭後周之得以保家而
成一邑紳士之冠者未必非僕之功也噫若此僕者是
真不負所託而其父不託他人而獨付之此僕其識自
有過人者而周亦可謂善服於義者矣周今年已老尙
惆儻好客有小孟嘗風於所居建花園一所購蘭亭真
蹟石刻三卷藏其中四方求者踵至周應接不厭惟少
需搨工口食而已

歸魂洩怨

盧云鬼神之事儒者所弗道以其越常理而易滋疑惑也然孔子不言其德之盛乎是知弗道者本爲俗人慮非爲智者防也予童時隨叔父遊陝遇流民洪佛寶洪係太倉寶山人其叔洪心一家擅素封晚年乏嗣只有一女佛寶應嗣心一視佛寶才短且惑於妻妾意欲向女臨終不許佛寶入視鄉之狡黠者羣爲不平慫恿佛寶率領多人搬搶一空其家鳴官究治賄囑有司竟誣佛寶本爲繼子原非嫡姪從重治罪於乾隆四十三年發配陝西鄜縣爲流因彼風土異宜難於生理姑依余

叔姪墾田於終南山黃土坡至四十五年秋八月被虎
所噬慘不忍言四十六年予叔姪回里始祖道時予身
早覺凜然有異遂發病兩日而愈既知其魂之來附也
予至吳淞江黃渡其魂卽歸家向渠孀渠妹索命且言
在峽境遇之苦歸途跋涉之艱其家百方悔罪許以薦
度終不能釋卒至立斃云

精相喪生

盧云常州廕生顧鶴鳴善相人之術久寓吾邑城隍廟
西園嘉慶二十年秋相邑仙陶奇山指其面帶殺氣三

日內必犯官匪牢獄之灾。言過切直。竟觸陶怒。突起將顧歐死。陶現今繫獄。抵罪嗟哉。顧之捺術。信神驗。顧之罹禍。何奇酷。雖死生或有定數。而尤怪顧之精於相人。踈於自相也。紀此爲售術宵小不知自止者戒。

石筍里

盧云南滙新場鎮。向稱石筍里。因包家橋港西去半里許。俗名石頭灣。有石數笏。橫卧港之北涯。土中相傳此欲產山。觸汚而止。甚謬。嘉慶二十年。濬河時。予親窮其底。並無根脚。此必舊時豪家花園剩石。特年遠不可攷。

耳

姑嫂墳

盧云在南滙下沙半路張宅東後卽金姓宅相傳姑姓金氏因嫂某氏孀居不忍出嫁伴嫂終身上事父母以盡其天年下撫幼孤俾至於成立嘗與嫂其誓曰生則業已同操死則尤願同穴歿後其姪不敢違命卒與兒嫂並葬其墓忽生銀杏二株枝常連理要之貞魂節魄所感雖在草木亦有異於尋常之蔥茂者况其人其德之原足不朽千秋乎予於乾隆末年間過其地猶及見

之。

禍兆福先

盧云唐孝廉曾颺未捷之前一年館於其鄉嚴氏一日
虛窗獨坐忽聞牕外問曰汝知呂錡射月之事乎孝廉
啟窻四顧絕無人蹤蓋鬼語也歸訴諸封翁笑土先生
相與驚訝而已亦不能知其故明年南闈報捷適一報
者墮河溺死以爲遂應其驗不知赴禮部試後候選留
都卒遇永定河水發旣受驚悸復迫飢寒竟致病沒於
京師始悟呂錡射月之夢雖射楚王中目已乃退入於

泥亦致殞命卽一語而奪魁遇水之兆不啻明告於前矣。鬼神之德信盛矣哉。惜當局者終莫能測度而一爲趨避耳。

受欺忽發

盧云素受人欺。有子忽然大發。此陳希夷心相編語也。吾蓋於南邑朱封翁爲章信之。封翁朱孝廉毓賢之父。少蹟童子。試欲青一衿而不可得。乃棄儒就農。躬畊於邑之五竈港。父子勤儉。漸致素封。其鄉有閩某者。老訟也。有田數畝。在封翁宅前。欲售重價。多方啟釁。封翁不

敢與爭孝廉兄弟恐生後患因各出私財與之成交以中其欲閱得錢販棉花百擔冀獲重利至來春全家被回祿不特積花俱歸烏有而家室亦爲灰燼矣而孝廉於是科竟捷鳴呼誰謂天無報施哉宜胡業師爲予言之而不禁三歎息也業師姓胡諱源字洽文藝塘其別號也王子科貢生與孝廉同鄉知之甚悉囑余紀之殆欲爲世道人心一挽焉

水厄

盧云乾隆壬子余館於南邑唐氏其鄉有王紹周者爲

沈氏搵會計一日沈命其出販王辭曰星家向謂余命中有水厄故生平不舟行沈許之其年四月沈之戚屬吳姓招飲適其子已卧病聞枕邊有人喚口起起速伴棺去子驚告其父且曰兒病似不起父親今夕不必赴宴王曰症無甚利害况相距伊邇余往卽歸至晚卒與沈并宋衛二人同往飲酒歡甚吳窺其有醉色故斬之王嘆曰今夕卽醉歸溺死亦不汝索命何主人之吝也及席散堅留不住至宋氏宅離家祇半里王寄衣服扇子於二人不顧而去疾走如風追之不及一似有人拉

之者及其所居之東約二日步過小木橋至下塊竟失足二人急喚其家人同救之見足在水中頭在灘上皆疑其無恙也而訖知已死矣噫誰謂命數可逃哉

虎傷

盧云乾隆辛丑予居終南山之黃土坡其秋遭虎警鄉人詢其狀予述之中有楊姓一叟曰某亦虎口餘生也前三十年卽于爾住處墾荒冬日將雪於場上收柴虎潛至將某撲倒某知爲虎不敢掙亦不敢出聲虎是以不用全力卽擒去某妻見之呼號不已山巖爲之應響

虎疑對山有人聲將某放澗邊飛奔而去某妻叫曰汝
尙明白否虎已去何不逃回某聞睜眼視之虎果不在
努力起走虎回見追某至門某妻闔戶扶某上床將腰
間抓落肉一片疾忙按上一暈而絕夜半方甦醫治兩
月而愈予見楊時其年已六十餘矣生計頗饒兒孫林
立洵乎死生有命也

建言被遣

盧云南邑航頭鎮彭永元先生向客河帥幕府至乾隆
末年回藉年已六旬無子二女於嘉慶四年今上下

詔廣開言路許無論官吏士民圖議國事不次擢用彭
希遇合卽遇現前河工關稅教匪洋匪諸事具狀于岳
撫臺撫臺立爲奏聞 皇上着該部議處當 朝命

未下時州縣官儼彭必蒙優獎俱以上客禮待之及部
議罪彭顛狂冒昧越職妄言希圖幸進或涉黨私着地
方官勘其家產并拘保隣核其行止遣戍邊徼以防後
患彭年老氣憤行至高郵病卒其甥某負骸骨歸溼

積善成名

盧云從來爲善者不求名苟爲名計則爲善之心反不

篤而爲善之量亦不宏矣。吾鄉喬公鼎元孝友性成兼之樂善好施少因母病曾割股以療之。乾隆壬子乙亥歲大飢公出錢粟以賑鄉鄰鄉鄰賴以存活者數十家。平素尤好教化鄉里凡孝弟忠信勤儉操家之道無不諳諳於口。至出貲以建宗祠撫孤姪以入泮。臨終精爽預知時日尚屬餘事。晚著勸世瑣言苦盡甘來二書詞雖淺近而與人爲善之意猶飢渴之於飲食固未嘗一日忘也。故沈文學松莊曾爲作序。陸文學竹君更爲立傳。今上二十年邑侯葉明府開局續修邑乘予條其

行誼呈局蒙當道采入人物志且方司訓浩發給額旌
之李中翰心庵題聯頌之羣公品藻人倫發潛彰往足
以不朽公矣公之始願豈及此哉亦唯積厚者流自光
耳予竊慕公之德羨公之遭而更欲借公以爲鄉人勸
也故不禁濡筆而一一詳其顛末云

七坑居士

盧云唐班字晚野南邑人所居爲柴塲灣因號柴溪家
世單寒少年厲志讀書尋食餼其父臨終謂之曰汝
志氣學問不患功名不就所慮者用功太過轉致成病

耳自後無望速成當念幾世單傳以保身爲重耳父歿後訓蒙鄉僻館前坑厠甚多穢惡難聞公惟閉戶讀文而已遂更號爲七坑居士蓋自嘲也服闋赴秋闈試題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公思欲脫七坑窠曰必得一篇傑作故其文命意高超布局宏肆主司批語云浩浩落落勢如長風之扇海是科竟中十八魁明年聯捷進士兩任府教授卽賦初衣年未及衰閉戶著書壽官八旬增廣生日馭庚寅孝廉承華丙子孝廉芬皆其子以後孫曾聯翩繼起大啟科第今爲一邑書香之冠焉

九相墓祠

盧云因果之說或涉虛無然亦有不可廢者予竊于南
邑潘九相事信之潘係海濱豪族其父士榮嘗遊維揚
狎一妓女九娘同時又有陝西三原人魏韶先與九娘
相訂及九娘接潘魏責其失信一時怒起竟將九娘踢
死幸鳩母貪賄魏得不抵命後士榮居家一日忽見九
娘翩然而來竟向內室旋報其妻生子矣士榮知冤氣
所聚料不能逃卽以九名其子志所自來也迨九相稍
長狀貌氣度豪暴異常其父常囑曰爾與魏姓之人有

宿怨此生不可近。詎意九相年才十九。魏已開鹽舖於大圍鎮。相距咫尺。偶因睚眦。潘遂統領多人。竟將魏擒歸。捶斃并藏。撥其屍。此康熙初年事也。魏子庠。生魏連城。聞信奔赴。控憲鳴冤。卒正其罪。同抵者幾數十人。其黨有稍通文理者。於繫獄無聊時。作爲龍舟記小說。鄉里至今傳誦。其中託言爲周氏女起見。頗爲義舉。亦知自佔身分。猶魏連城冤狀。痛指潘爲東海亂民。吳聖階餘黨。過褒過貶。勢使然也。忽於嘉慶十六年春。鄉民訛傳潘九相顯靈。向其墳旁。炷香焚帛。接踵聯肩。二年而

積捐銀盈千爲構祠宇兩楹三年而至者漸少矣四五
年而闋其無人矣

與父報仇

盧云予先大父介山公諱士隆秉性果敢不避艱險屢
遭顛沛躓而復起少侍曾祖文忠公見族惡盧四兄弟
時肆凌虐大父隱懷不服後曾祖與惡等爭墓地被擊
身傷竟以病故大父籲天無路自念孤弱未克鳴冤于
是卧薪嘗膽十有餘年幸兩先伯相繼而生大父曰禋
祀有人矣歲不我與更待何時卽將家事託婦翁史欽

生管理藏利及伺盧于稻田刺殺之其弟於路挑磚亦殺之卽書狀自首有司收禁下鄉按驗畢錄成文案呈督撫通詳達部候部文轉例應取決詎知部議以與父報仇有孝子風且自首詣獄情有可原特減三等遣徙陝西鄜縣先大母史孺人從焉陝西爲西周舊地民物咸熙猶有文武之遺風兼之山高土厚生殖饒多大父至而安焉旋訓蒙鄉里後又舉一子卽先君三叔及先姑亦相繼生時有唐三者蘇之常熟人也亦以人命事在彼因同鄉誼甚相得唐病將死以妻相託并囑攜骨

歸里。大父不辭。後適本庠學師之子。太學生某欲買妾。慕唐妻美。賂大父主婚。大父以受托對學師。強之大父。憤控撫憲。學師被提責罵。其子幾褫革。唐妻由是得免。先大父修書報其家。其弟唐四至陝迎嫂。與兄骨還鄉。自是先大父自知取怨當道。恐被害。遂避地于終南山之太平谷。窮居數年。至乾隆十一年。遇赦歸。道經常熟。唐三弟聞之。偕其宗族數人。焚香拜迎於道左。留家數日而別。先大父歸家。又十餘年而歿。享年六十有五。子孫林立。生計稍裕。得善終焉。今蒙當道續修邑志。得列

獨行不特後裔增榮亦可慰先靈於地下矣

代弟抵罪

盧云予義祖文俊朱公諱接桃徽之休甯人也生時父夢接桃卽以爲名世傳清白耕讀爲業其弟誤犯人命公念弟年幼遠出且傷母心遂命其在家事母而已代詣獄遂流三千里臨遣時其妻汪氏曰義當從夫奈以孱弱婦人安能跋涉長途惟有一死報君并絕掛念乃服毒死一日復甦卒同往然終無子時先王父爲報仇事亦遣陝西鄠縣囚鄉詣祠得甚歡公居邑中先王父

居終南山之太平谷每朔望到城點卯公必邀先王父到家盤桓累日肝胆相傾二十年如一日也後公見我先嚴眉目如畫極愛之請過繼先王父許之公夫婦撫育教誨亦爲之盡鄠邑西門外卽滂河爲陝西八水之一邑之名勝也先嚴常釣遊其上故其自幼精繪事雖天分之優亦山水之助也未幾公夫婦相繼辭世先嚴更爲之守喪盡禮乾隆十二年先王父遇赦將歸先嚴更爲營葬公夫婦穆家莊之原樹碣誌墓焉乾隆二十七年先嚴不忘舊德追繪二像貽後乞里人陳官梅立傳

今寒家爲之春秋致祭云

收仙尸

盧云沿海一帶皆有護塘其上斥堠密布以防不測平日不許人馳馬恐驚守兵也乾隆四十六年冬海上富人浦遇龍舉動粗豪于鄉倡建一廟塑神像擇日迎尸于野謂之收仙尸海中又謂之接青龍是日焚香頂禮雜遝廟中夜則千百火把上護塘接青龍聲聞二十里南匯城中見之疑海中有變文武官員盡皆驚惶無措總戎急命哨馬出探城中居民亂竄逃遁縣令成公在

周浦倉場接警報恐家眷被陷飛棹而回總戎披掛坐敵樓令兵將分門守把督課者再探虛實課者不敢遠出只朦朧混報而已將過二更又不見偏近乃遣心腹裨將二員直往護塘探之方知其誤接青龍者亦隨驚散少頃縣尊至遂出示安民民始驚定明日城中居民檢點失去子女財物不知其數蓋皆爲商舡載去云後邑尊拘浦遇龍等治罪各至廢家此亦可爲作事不經者戒也

奉彌勒

身問... 卷一...
盧云彌勒教不知始於何時大抵天主五倫之類其教到處有之而於江浙尤盛先有杭人須天衡者崇信此教言其七世祖某爲彌勒下世親授諸經三卷勸人持齋修行身後不八輪迴皆歸佛國每月朔望必集衆誦經禮佛各上供入教者不論男女引進拜師師爲之飯衣取名升表給牒亦分職事行能出衆者有清書班首諸目同教相遇必問何卦派執事然後各叙尊卑稱謂南邑楊維忠先生亦信之度衆甚廣乾隆二十七年先

皇帝聖駕南巡其徒康倫姐等獻經于姑蘇行

在先

皇帝未喻溫語遣之及回鑾徧詢各大臣知

爲劉福通之流明年李公因培爲江南提學陞辭時命其廉之李欲請功思羅織之按臨松屬適教中被仇家首告李命州縣拘爲首者訊之攀累甚衆沿門逃匿萬戶囂然搃憲尹文端公恐致他變但命在案結題不必株連人情始安後將須楊二人斬絞以下軍流徒杖者亦十餘人予業師張九峯與楊爲舊交知之甚悉須本杭屬廩生楊亦新場名士立念偶誤遂至殺身敗名乾隆三十八年及明思欲一問前事命予業師設牘請之

楊忽降壇云香風拂拂召師來吾道門中誰妙哉寄語
進修二子眼前地獄豈能猜更詢吾師證果否但云
我只道一生理首可以成功誰知渺茫難言觀此亦知
無益矣今後再有迷惑者請以須楊爲前車業師譯永
思字晉三九峯其別號也少習舉業晚通醫居奉賢陸
家橋

王女全貞

盧云王氏女南邑人幼失父母爲鶴沙陳氏養媳年十
七姑婪重聘轉許於凌氏女因投水死石笥里朱東村

先生嘉其節作啟徵詩士人張相作詩弔之曰重爾茅
閨女偏於大義明赤繩一繫定白首永無更驅婦因懷
利全貞不爲名悠悠灘下水千古鑒精英

馮媛雪耻

盧云媛爲石筍里閨秀幼與孔氏議婚世居南邑新塲
鎮先代皆貴顯至是家貧窘父兄館穀在外媛依母氏
躬紡織里中有惡少數輩覘媛姿色黑夜入室強搶而
去鳴官究治知縣只將惡犯數人枷杖而已媛心不甘
赴控撫憲卽引佩刀自剄轅門下撫憲大驚先將該縣

恭處然後着按察司立提惡犯審明從重儆罪并附憲詞節畧云爲號天除暴甘死洗耻事竊氏年方二八身在閨中西臺官裔向守禮義之風貢士宗支久佩詩書之訓延及父親馮雲家道式微流離失所父兄就館遠地母女苦守空房豈知狂徒頓起奸謀黑夜竟來強搶懷玉潔冰清之志遭鼠牙雀角之誣強暴侵凌含冤誰訴既蒙廉縣太爺公斷在前伏荷青天憲臺執法於後獨念芳名一玷將來合卺之夕恐赧顏而見翁姑茲當結案之辰願捐生以答父母孔即已矣誓再世以成婚

憲德何如。矢喻環而圖報。墜崖陳氏女。所甘效也。斷臂
王疑妻。甯多讓歟。上雪祖宗之耻。下洗妾身之羞。雖死
之日。猶生之年。有此奇冤。泣血上稟。

娑婆實

盧云。予昔遊陝之鄠縣。聞南鄉有一樹。高五六丈。大十
餘圍。形類冬青。鄉人謂之娑婆樹。葉底結實如木瓜。剖
之。則汗泥一腔。不可食。相傳有一道者。過此。天氣炎熱。
苦無林翳。少休。乃搔其頭垢。剔作一團。顧謂牧豎曰。吾
種一樹。與汝乘涼。未幾。卽生此樹。

黃棟頭

盧云。乾隆戊申。予訪父執太學生李民望于奉賢蔡家之西南。其宅前有一樹大數圍。高五六丈。形類槐。春摘嫩頭用鹽湯撈過。晒半乾。可食。至有取而賣者。有過其地者。問黃棟樹頭。二十里內無不知者。紀載所傳南方多木密樹。此殆其類歟。

偷情五聖

盧云。吳中有邪神曰五聖。常淫人婦女。崑山某氏女年及笄。頗有色。一夕鳴機窗下。五聖忽至。求淫女善言。遣

之。且曰：君雖多情，妾尙閨女，倘一玷污，貽誤終身。西村某婦可以求之。五聖曰：余曾至焉，奈彼心正，女怒曰：彼心正，我心獨不正耶？舉坐板欲撲邪神，爽然而去。世謂邪不干正，觀此益信。事載澹明居制義卷尾。澹明居者馬敬六先生書室也。先生諱嚴，雍正甲辰進士，居南滙北六竈，精術數之學，能知造化元機，惜未仕而卒。

姦淫判官

盧云：南京城南門外有土地廟，某姓婦少有姿色，一日入廟還願，忽見判官對已而笑，驚異而歸。晚間有巨人

至與之交。接以後無夕不來。婦體漸羸。治之百無一効。有人曰。凡治和必知其爲何物。方可以施法。于是俟其再來時。婦隨取其頭上一物。藏於枕畔。明日視之。乃紗帽刺一角。婦始悟。備述前事。夫向廟中述之。果見判官。紗帽左刺已失去。遂控於廵城司馬。差役拘之。觀者如堵。審於大街之上。杖之。塑泥盡落。膏血流地。是後婦之病遂愈。

臘家灘

盧云。陝西八水之一。曰澇河。在鄜縣西南。出終南山。澇

吁谷上有沙灘三十里相傳宋元間臘姓居此富甲一郡謀爲不軌常自書其門曰若要臘家窮天坍滂河乾蓋指門前稻田八百頃資滂水灌溉坐收萬斛也一日有道者求布施竟曰無與一老僕嬾啖之以茶餅道者臨去曰此間將有難汝有善心尙可救慎毋洩漏婦求計道者曰後見石獅眼紅汝卽避之一日館中童子取硃戲塗獅眼婦伺見之卽倉皇遁去至晚風雨大作水溢山崩將臘氏所居衝作砂磔場至今疾風暴雨時尙聞有雞鳴鬼哭聲

孽龍洞

盧云終南山秦嶺下有一石洞東西綿亘一百八十里。洞門高數丈。橫澗稱是。其中黑暗潮濕。無人敢入。相傳有孽龍據之。唐天寶中某宮主于上林苑觀鞦韆。戲被孽龍攝去。適樵者從洞邊過。聞片雲中隱隱有女子啼哭聲。樵者掣柴斧擲去。撲下繡鞋一隻。明日進呈。備奏其事。唐皇命兵千人令樵者爲導。入山勦捕。數日不見動靜。惟夜見洞口若有懸燈二盞。光射數丈。軍人射之光忽散。將軍募死士百人各執火把利器爲先鋒。將軍

隨後殺入幸此妖左目中箭正在養病守者懈弛直至其中尋見宮主宮主遂指此妖臥處急取被蒙其頭將軍奔上斬之復至後洞盡殺諸妖救出宮主今乾隆三十年間有土人欲窮其際擊大膽者二十餘人探入五六里無所得惟見繡鞋一隻相顧愕然火滅而返

打虎

盧云乾隆庚子秋陝西南鄉有一少年同二人往終南山太平谷解板將歸二人對鋸少年在旁斷柴裝擔虎潛至將對鋸一人咬死一人大呼虎怒亦咬死少年卽

取樹椹扶

尺音

之中其頭不甚傷虎復來再扶之已傷其

腰吼聲如雷不敢住手連扶之而虎始斃而少年亦力盡矣適樵者至掖之以歸并報死者之家而收屍焉少年張姓居韓村時年二十餘亦勇矣哉

見聞隨筆卷十五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鸛雀

盧云張端揆先生爲余言康熙間有一鸛來巢于甯國寺之脊巢大難成撤四方羣鵲成巢爲之鵲巢殆盡鵲卒無可如何後鸛伏卵困倦被羣鵲啄而斃之嗟乎鵲之與鸛其勢不敵豈知出爾反爾曾不旋踵耶紀此爲人鸛者戒

鰕魚

身問 卷之三
盧云大團太學立誠沈丈云乾隆四十六年秋海潮乏
溢見一物大如車輪非龜非鱉雌雄壘接水涸被阻羣
觀五六日知爲靈異不敢傷祝以送爾歸海深有首肯
意鎮民以鹽車載至海濱往下擠之忽向西若作叩首
感恩狀乃赴水沒後遇沈文學長英述之知卽鱉魚也

訓子

盧云乾隆間南滙瓦屑墩有富人張叔英名附成均而
胸無點墨然假作斯文凡事善裝棍子嘗於五六月間
科頭跣足肆坐肩輿使人舁往田畔課農暗鳴叱咤勢

若無人農人受其揮霍鄰里欲得甘心一日爲其子完
姻俗有詰朝謁見請訓之禮叔英夫婦高坐中堂兒媳
忝拜於前禮人贊呼請訓叔英毫不推辭乃朗聲打官
白曰爾生於富貴之家未知稼穡之艱難時親明滿座
皆聳耳而聽下文叔英遲之又久低聲復捺土音曰你
若要做人須當急急爬上去于是哄堂大笑至今里黨
遇有昏事輒舉張叔英爲笑柄云

打師

盧云溺愛之至無所不至無怪人家延師訓子往往以

子爲是而師爲非。蓋情勝則掩義耳。周浦孔某者，少有家資，中年乏嗣，晚得一子，愛如珍寶。其子成童時，延師授讀，自閉館至五六月間，罕見學生面。師深耻虛糜館穀，嘗作感懷詩曰：學堂如破寺，來作住持僧。白日三餐飯，黃昏一盞燈。經聲原不起，佛號總無憑。卽有波羅蜜，伊誰志大乘。一日孔某不在家，師在館中無聊，偶向戶外散步。適生徒在外頑耍，師遂拉至館中，薄加嗔責。因嬌養已慣，不受約束，號咷至內，向伊母言：先生打我，我要打還。不然有死而已。其母憐而允之，將謂搪塞一時。

孰知其父回家得悉其故。不待其子之請。卽往館中與師斟酌。師勃然怒。遂欲解館而歸。師之契友憐師貧困。曲居間賂以數十金。竟聽其打還焉。今其家已賦式微。有二子不克成立。幾與乞丐相似。雖曰貧富有時。然使貧至朝不保暮。亦未始非凌賤師尊之報施爾。

地生毛

盧云占驗云。地上生毛。人民離散之象。嘉慶十九年春。予鄉遍地生毛。黑黃蒼赤。不一其種。夏間天時亢旱。禾棉盡槁。米價騰貴。民不聊生。延至十月沿海飢民託名。

拾落花千百成羣四散搶擄幾至造反賴文武有司極力彈壓治辦始得稍輯然作餓莩者已纍纍矣

筆取禍

廬云書生狂妄縱筆遊戲竟不知裁及其身嘉慶丙子杭屬廩生朱九者家資富有捐職中書間居無事輒擬旨云某按察當拿問某撫軍可陞遷某太守宜罷職某知縣合復任其甥認爲邸抄誤洩之革職擬軍現在繫獄待發烟瘴

官妻流落

盧云李氏廣東韶州府樂昌縣人。乾隆間同夫駱金秀
販於閩。未幾其夫棄商從戎。屢得功。陞至臺灣千總。卒
於官。長子孝九亦授外委。次子孝行拔戰糧。嘉慶二年
隨盛總兵平教匪。皆戰歿于軍。李氏年已望五。不能歸
籍。漂流至吾邑。鄉人王雍文娶爲繼室。人詢其本鄉風
土人情。尙能言之。歷歷予贈以詩云。夫君終任所。二子
死沙場。宦海沈幽魄。遺孤浪過房。有孫爲四
川人繼去鄉關萬里
隔。艱苦一身嘗。別抱琵琶怨。亡人恨未亡。

逆婦化豬

盧云嘉慶初年間江西南昌府某姓婦。性行不端與人
有私。忌其瞽目姑覺察。欲毒死之。炊飯三團。囑曰。媳往
母家歸甯。兩日始回。姑無人養。自當溫食之。婦去後。忽
有募緣僧叩門求飯。媪對以故。僧曰。予有米三升。與汝
易此飯充飢。媪許之。僧臨去。并將女衣一件爲贈。媪權
于鄰人寄炊。第二日婦回。見姑無恙。驚問其故。媪告以
實。婦見飯團在門前樹椹上。視所遺衣甚佳。攘著之。晚
間忽脫不下。周身發痛。生毛化豬矣。口中號咷告人曰。
氏以淫行欲謀害姑。今遭天譴。受此苦楚。願衆人毋效。

我也。四方哄觀者，日以千計。

夢露夙因

盧云：予與詩人張野樓，皆神情冷淡，骨相清寒。言語時帶烟霞，作事每拘性理，故不求異俗，而與俗往往柄鑿者，坐此病也。自非有道者，烏能相賞於風塵之外哉？野樓嘗欲披剃入空門，予曰：余與君在俗，而染俗者甚少矣。業已神似，何必更求形似？野樓然之。要之，人之稟賦本難泯，宿根成和子言之鑿鑿矣。嘉慶戊辰冬，約與野樓往訪友人閔璞山，未至之前一夕，閔忽夢佛寺浮圖。

二座一從東北一從西北皆向其居冉冉而來不覺驚異而寤及倒屣余二人而閱之會心絕遠矣蓋浮圖者僧也東北西北者野樓居南砂余籍上海也審此則余與野樓當爲僧人轉世

詩成識語

盧云友人顧竹廬天資高妙而學問未充故其持躬涉世於人方之道似隔一塵然才幹明達用以解紛排難沛平有餘雖雌黃滿口而人卒信之余嘗責其涉世不恭比諸于髡曼債之流嘉慶丙子春余有相憶詩優游

自領全天樂。謔笑毋招玩。世噴垂暮相。逢觀氣色常。情
能變始爲神。蓋規其棄瑕。臻美也孰知。詩未脫稿而竹
盧之訃音至矣。夫死爲物化。又死後爲神。豈非能變爲
神之語。遂兆其下世之識乎。

試法

盧云吾郡青浦海隅鄉。有孔宅南滙澧溪王家濱。亦有
孔宅。俱聖裔之居。吳者也。堂額曰聞二。不知題自何人。
其堂宏麗軒敞。鄉黨無不景仰。康熙間其祖雲垂公會
爲江西信昌府知府。與天師張真人結婚。翁壻頗有冰

清玉潤之稱。

世祖南巡時，真人迎。

變畢亦嘗問。

道至澧，扁舟一葉，不設鹵簿，不帶法官，是夜宿于孔宅書室中。隣有無賴子數人，覘真人孤弱，且欲試其法力。故裝假鬼，伏於暗中。至更深時，啾啾之聲四起，真人取紙筆書符，投牕外，壓之不已。連書數符，亦不見效。真人大怒曰：「我在此小鬼何敢如此！」乃取几上戒尺，連震三下。又書符一道，就燈焚之，并呼值日神將何在。頃刻風雲四合，霹靂一聲，震動屋舍，電光中一將舉鞭欲打，唬得假鬼心膽皆裂，狂呼饒命，驚醒眾人出視，方知無賴。

等所爲七人俱已昏迷倒地急用救治得活者四人其三人則由假作真矣可爲肆無忌憚者戒

冒賞

盧云周浦東有道者名陳小和尚其叔某精于易理占文王課神驗乾隆四十五年六月間天時亢旱流金鑠石禾棉盡欲就稿某占得三日內當雨上海邑尊孫公祈雨甚切縣賞格言如有祈得者予錢二百千文陳貪之進言我能求之孫公問所須何物陳本無法術詭言架啟將臺法壇命僧道于下誦經禮懺而已于臺上向

身居隱室 卷之二
日曝之。自富有驗。孫公許姑試之。三日後果傾盆大雨。人咸謂小和尚之功。而不知其狡謀逸獲也。

狷士洗汗

盧云同人金君煥章。孤貧力學。卒采邑芹。娶妻某氏。性行欠純。因翁姑年老。失於防閑。而夫君又館穀在外。遂爲惡少唐某所誘。醜聲頗沸。煥章從父母命業出之。然終不釋於懷。若謂非死不足洗耻也。於是哭別父母。拜辭親友。竟自溺于河。此嘉慶辛未五月事也。其妻族不忍。亦偕其妻懸梁以殉之。余怪其介性。雖至而于夫綱。

子道體認未明。一旦輕生自殺。不特唐惡未殲。爲遺恨。恐辜負養育。知遇者甚多矣。尚得瞑目於地下乎。

福人免溺

盧云嘉慶十五年春。鄉人楊某于上海歸。欲趁本鎮航船。船尙未開。不覺身忽困倦。先于艙中小憩。夢見數輩婦人喪服號哭而來。楊知不祥。遂將所市之物暫寄而已。則從陸路步歸矣。是日風大舟重。行至半途而被浪壓沈。同航二十七人溺死殆盡。而楊卒無恙。語云吉人天相。楊君有焉。

清微道人

無錫縣女冠子清微道人。名嶽蓮。號韻香。自幼出家。任持雙脩菴。工詩詞。善畫蘭。尤精楷書。初學靈飛經。中歲習劉石菴相國楷法。古雅異常。才貌雙絕。海內聞名。倩名手畫空山聽雨圖。題詠數百人。皆海內知名士也。其圖爲無錫沈旭庭所得。同治丙寅夏。余與旭庭同客海陵。曾見其圖。惜幾經兵燹。失落居多矣。先大夫宰梁溪時。曾爲書素心堂額。道人蘭花刻石。行世年五十餘。因事失志投繯而死。爲余畫扇屏。題拙畫卷册最多。亂後

一紙無存惜哉雙脩菴後爲蔣氏宅一經兵亂化作墟

潘松舟

潘松舟用直人有女嫁嚴湘舟吳門收復後其女病潘魂附於女身言生前事女問潘何人潘曰我汝父也忘之耶女問命在冥間何處曰在治司衙署造冊問何冊曰凡遭長毛賊殺傷擄掠燒房拆屋與夫在賊中無恙者逸出者房屋完好者皆奉上帝玉旨預先造冊俟賊臨城本境城隍捧冊迎接天神交冊而退避之爲父當

日隨治司避地江北通州海門。又曰：我憶念生前老友某某親戚某某汝速着婿請來與我暢談一日爲快。于是其婿邀還家來相見，嘻噓太息，言相思之苦，離別之長，言多難述。女尋病愈，潘亦寂然無聲。吳下老宿士葉調生_{廷珩}先生與余別二十餘年矣。同治六年丁卯十一月下澣相遇於上海，也是園湛華堂談及果報，因述此事，嚴現寓上海，亦葉君舊相識也。

焚淫書得名錄

葉調生與余言桐鄉人嚴鈔秀才生平無他過，獨好看

淫詞小說。一夕夢到陰間。見閻君坐殿上。謂之曰。汝在世上無他過。獨好看淫詞小說。名祿因此而減。汝如立志燒毀淫詞小說。則名祿有增。嚴遂叩頭聲言。謹如命。卽付丙丁無汙心。目言罷。便覺烟霧迷眼。嗅之穢氣難聞。閻君曰。此穢氣卽汝焚淫詞小說之烟臭也。嚴當夢時。囑謫速將一切淫詞小說燒去。免在陰間受罰名祿。其妻聞言。卽時取淫詞小說燒盡。其穢氣直達陰間。嚴故聞其臭也。閻君曰。善哉善哉。汝勇於改過。當還汝名祿。遣鬼役帶嚴去省母親。嚴隨至一小衙門。見堂上坐

一女官視之卽其母也。悲從中來。涕泣而言曰。母親胡爲在此。做何官。管何事。兒願聞之。母曰。我在此管望鄉臺。無他事也。又曰。此間吾兒不可久留。速去。嚴依依不忍離母。願侍母居。母怒遣役帶上望鄉臺。嚴上臺四望。皆烟霧迷離。下無所見。役從後推之。落在自家竈屋上。見天窗欲下。嫌小。先以兩足伸下。覺有人扶持下地。見竈君端然居竈上。貌似先父。當鋪中總管老朝奉某詢之。果然。夢醒。張目視床前。字紙灰一堆。餘烟裊裊未絕。辛酉嚴舉拔貢。名祿兩全云。余曰。余平生不喜看說部。

與淫詞小說。至亂後避地江北通州石港場。于壻家無聊之極。見一部紅樓夢。上有王魯生復老秀才手批讚歎不已。因取閱一通。心知此書曹雪芹有感而作。意在勸懲。而語涉妖艷。淫迹罕露。淫心色藏。亦小說中一部情書。高明子弟見之。立使毒中膏肓。不可救藥矣。其造孽爲何如哉。因知淫詞小說之流毒於繡房綠文書室。紅男甚於刀兵水火盜賊。世之好善者。能收盡淫詞小說一火而焚之。其功德爲何如哉。書此爲天下後世好看淫書者鑑。

蟻報讐

葉君云吳門尚書巷民家素用老婆子顧氏年已七十餘平生最惡蟻子一見便殺之主人時時勸戒不聽一日下階失足一跌而死主人卽以蘆蓆覆其屍遣人報知其家人庀刻子婦來收殮一扶蘆蓆但見自頭至足皆是蟻子盤纏無計其數並不見頭而肢體驅之不去只得將屍連蟻入殮而共埋之余曰蟻之爲物至微不至細尙知報讐何況怨毒施於人其報怨爲何如哉書之爲天下之好殺蟲蟻者戒

忠犬殉主難

咸豐二年上海土匪作亂。縣令袁公又村死之。屍橫縣堂之上。一犬卧其側。晝夜不去。土人徐隨軒買棺殮公。停柩堂中。其犬仍卧靈前。與之食不食而斃。鄉人造袁公像入昭忠祠。座下造一犬蹲其旁。與袁公共受萬年香火。如斯忠犬。大可風世矣。

犬救主母

南潯張秀才書訓。號笏山。壬戌夏。聞長毛將至。先載筇篲往鄉覓宅作遷避計。留其婦在家居守。一日有一賊

首至其家。見婦年少。逼之登舟。婦求死不得。方倉皇號立間。其家一犬聞聲從內奔出。直撲賊身。嚙其面。時賊手無器械。從者皆出掠。無人在。不得已釋婦。禦犬大終。哮撲鬪不放。婦乃得間避出後口。適遇其夫掉舟來。迓遂相將登舟。行未里許。此犬亦奔至。躍入舟。後聞此賊因受大傷而斃。未數日。此犬亦死。蓋與賊鬪久。已力竭也。葉調生口述。

太守主屍

太湖營副將王之敬。字毅齋。奉化人。庚申秋冬。在東山。

禦賊甚力。辛酉二月朔。賊乘間登岸。王公拒於教場灘。陣。尸棄蘆葦間。素蓄一犬。守之不去。終日嗥叫。其家人跡得之。已十餘日矣。而屍不變。遂得棺殮。犬不知所往。木瀆徐秀才誦芬。有詩記之。後其子呈報忠義局。叙出。因大得屍之由。應編入忠義錄。此犬亦千古不朽矣。

葉調生口述。

義馬

同治元年。湖郡被圍。安徽大帥道蕭翰慶觀察。救援。晚駐兵某鎮。離湖州府城百里。夜間有湖郡府某官遣役

投文告急。蕭接文書。卽時拔營。星夜馳至湖州城下。遇賊一戰而歿。所乘之馬爲賊所得。騎之馬卽蹄齧傷人。與之食馬卽悲鳴不食。三日馬亦斃。殘卒得聞入城。說起昨夜。府官遣役告急。主將因此星夜馳來。不料陣亡。城中人聞言大異。說府官瑞春非某姓也。昨夜並無告急文書出城。奇哉。豈陰曹促蕭陣亡耶。由此觀之一將之亾亦在劫中不可逃也。葉調生與余述此事。不覺爲之三歎。

大清平匪頌

同治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李宮保

鴻章

官兵搶斃任化

邦賊曾於海州城外十一月二十日驅殺牛遂任定三
等賊曾於新城之漲河渾泥亂軍中十二月初十日擒
獲賴汶洸賊曾於揚州城外灣浜羣兇掃蕩海內又安
不料蓋世之功如天之喜老年猶及見之幸何如哉於
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功必見於謠頌若今謠頌功德
勒之金石玉堂諸彥自能爲之僕何人斯安敢管窺蠡
測然而康衢擊壤曾聞帝力之謠冬日負暄不禁野人
之獻祇知鼓舞昇平那計文辭工拙頌日噫嘻前朝姦

民爲妖川沸山搖

聖主登基

聖母扶持良

臣輔之電掣風驅西寇掃除收復南都擒匪橫流有賴
任牛兕逾蚩尤出沒無常如豺如狼蔓延四方來加擊
風散如飛蓬擊西走東僧王可悲鴟鴞南飛民其流離
李軍出征會剿諸城東南肅清地闢天開書炳麟臺功
莫大哉盛德之興春臺重登同樂昇平天子曰吁
賊平民痛周恤是圖康衢老人捷報得聞鼓舞歡欣海
不揚波日暖風和擊壤高詠帝德如天瑞慶綿綿
於萬斯年

酷吏顯報

永康應邦潮素業攻木者。同治六年正月七日縣衙籤飭官作潮不赴。是時縣令王景彝因公上省委捕廳胡宗仁理其事。比縣差唆弄捕廳。卽時遣役拿到邦潮。邦潮自己受傷。臨訊又被笞杖無數。手足撈拷三日。鵠面鳩形。見者莫不悽惻。越月餘。邦潮命斃。報官官不理。其妻上訴又不判。乃陰控于邑城隍尊神。不數日而捕廳暴死。差役王某亦暴病。且發謔語云。今受城隍重譴。無可逃生。但痛楚無狀。早死爲幸。言畢而亾。縣人爲之一

快觀于此則讞獄之平。反冤氣之伸屈。冥冥也。而昭昭不爽矣。可弗畏哉。永康應敏齋觀察云。余聞而書之。爲世之爲官爲役者鑑。

福田僧奇技

登州蔡龍九錫齡與余言。清江楊家莊三元宮住持僧

名福田者。身能吹笛。口還唱曲。自吹自唱。如出兩人之口。真古今來絕無僅有之奇技也。不可思議。可載無雙譜矣。

廉盜

婺源沱川理源余心軒予表弟也承祖業開余子上墨局于上海龍華鎮同治六年丁卯十二月二十八日携子載墨數石往江北發賣晚泊上海新聞來盜數人見墨不取要剝心軒皮衣心軒曰天寒無衣便要凍死求免可乎盜憐而釋手不剝皮衣端取袋中洋銀一元鋪上布被一條而去余聞而嘆曰此廉盜也君何幸而遇此哉視世之貪官汙吏日得民間冤罔錢暮受蠹役賄賂金心猶不足還要傾人之家喪人之命剝盡一方地皮其無底之窟其作孽爲何如哉噫如斯人者真廉盜

之所不齒者也。故書廉盜以警之。

謀財雷擊

方嘉進與余言松江南鄉於同治四年有媼婦持錢三千文到小屠店買肉。錢交店主。婦有事往鄰家。及返取肉。店主不與之肉。反說無錢。肉不賒。賒云云。婦聞言疾聲大呼曰親手交錢三千文。適有事往鄰家。去回來取肉。便不認賒。有此理乎。婦卽歸買香燭撒米圓中對天發誓云。如店主謀我錢者。雷打店主。如我誣店主謀錢者。我被雷打。越日雷擊店主。跪在街心。口道謀媼婦錢。

三千文應被雷打。言畢立斃。余聞而歎曰。從古至今。聞雷擊者。多出於鄉里小民。謀財害命。與夫不孝子。婦牛蛇等物。并有其人。無大罪過。又遭一擊。所誤。謂雷打三世孽也。至於歷朝以來。大奸大惡。大逆大盜。攪亂乾坤。殺人如麻。謀害忠良。塗炭生民者。從未嘗聞雷擊斃一奸一惡一逆一盜也。其故何哉。意者雷之職司甚細。不過如保長者流。稽查一方小民瑣屑之事耳。雷之伎倆。乃止如此。不覺爲之三歎息。或曰。世之大奸大惡。大逆大盜。原奉天所差。命其殃民者也。皆係兇神轉劫。其職

司大於雷部多多矣雷若見之退避奔走之不遑敢云
擊哉言似有理姑妄聽之

竹園圖詐惡報

方嘉進云松江鄉間橫路涇竹園甚茂盛有男女野合
於竹園內者女有娠分娩於園中被鄉人窺見之潛脫
其嬰兒在手爲據思詐女家之財女卽借剃頭刀自割
其喉未死醫治得活脫嬰兒人一家四口不一月喪其
母及弟及妹獨自一身爲人所惡無可奈何出家爲僧
云

僵屍

常州陽湖東洲前村煤矢壩有僵屍著名多年道光十五年六月十五夜有任三元阿七父子兩人負竹一肩過煤矢壩見一美婦跳躍而來知是僵屍出現遂將竹一竿敲其腦僵屍以手格之竹竿飛去旋敲旋格一肩竹皆盡而僵屍更跳躍來前攬人任父子奔逃婦追任過石橋僵屍婦不得過橋對河立望而已又離東洲村八里有陳家莊張姓捕魚爲業夜過煤矢壩見美婦在路傍足小難行要乞漁父負之過橋漁父艷其色忘其

僵屍竟肯負之。先以已兩手捉住婦之兩手。初負之甚輕。行到半橋甚重。張負不起。遂放手。聳鬼婦下水。張奔回家。氣喘噓噓。苦爲鬼迷矣。明日告知村人。邀衆同掘僵屍。開棺見婦屍面如生。舉火焚燒。有聲。化爲枯木一條。劈之有血。棄糞窖中。僵屍遂滅跡。不復現身害人矣。任金寶東洲人。與余述其顛末如此。

豬打筋斗

道光十八年夏。余游黃山。冷市下輿小憩。長亭喫茶。見司茶人家蓄一老母豬。能通人語。與之食饅頭。命之翻

筋斗旋轉如環。瓔瓏之至。可發一笑。亦一奇也。大凡物之靈者。如猴之串戲。犬之踴碓。鼠之盤圈。蛙之教學。孔雀之開屏。金魚之排陣。鸚鵡之能言。如斯靈異。不一而足。至於豬之爲物。飢則食。困則眠。不識不知。一味頑鈍而已。誰知竟有能通人語。翻筋斗爲戲。以娛人者。豈非絕無而僅有者哉。書之以示世之懈怠無匹。徒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靦然人面。不如此豬者。鑒。